中国教育报文化读书微信公众号：中教文化乐读
主编：王珺　编辑：王珺　设计：丁京红　李坚真　校对：赵阳
电话：010-82296505　邮箱：dushuzhoukan@163.com

◎教师文苑·音乐笔记

流淌在钢琴键盘上的唐诗宋词

郝全智

作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演奏家，傅聪的文化之根深植于华夏沃土。这块热土上的文化符号，除了唐诗宋词元曲，还有《诗经》《离骚》，魏晋风流；有四大名著，更有《人间词话》；有拓片佛像，也有被傅雷、傅聪父子高度评价的黄宾虹等人不朽的山水画作。西方古典音乐的咏叹和东方诗歌的情怀，在傅聪的钢琴键盘上中西合璧、水乳交融。

1

在傅聪弹奏西方古典作曲家伟大作品的时候，他的脑海里，都有哪些联想？他赋予了这些不朽的名曲怎样的东方神韵？

舒伯特像陶渊明

傅聪认为舒伯特的音乐最接近陶渊明诗歌的境界，他说：“舒伯特常常使我想起陶渊明，舒伯特好像是外星球的一个流浪者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他是一个孤独的灵魂，敏感得不得了。”

莫扎特像李白，又像屈原

傅聪认为莫扎特像李白，他的作品似信手拈来那么自然。在谈及莫扎特《C大调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》（作品467号）第二乐章Andante（行板1后面一部分慷慨激昂的曲子”）时，傅聪说：“问得是那么地迫切，中国的戏曲里有很多这种东西，屈原的《天问》就是这个味道，所以我说具有很强的悲剧性。”

肖邦像岳飞

演奏肖邦的《波洛奈兹幻想曲》（作品61号），让傅聪一下子联想到岳飞的《前出师表》。当年岳飞躺在军营的行军床上，夜不能眠，怀念武侯，然后就叫士兵拿出笔墨，酣畅淋漓地写下了《前出师表》。《波洛奈兹幻想曲》（作品61号）的开始是forte—piano（强—弱），就有一种在战场上的感觉，有一种肃杀之气。“近千年前岳飞在那儿的情景，就如这forte—piano开始的感觉，犹如‘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’的那种辽阔，走不尽的路，很高远的境界，诗史式境界。好像岳飞一个人在沉思冥想，心潮起伏，非常悲壮，那儿有好多好多问号。波洛奈兹的节奏给予一种悲剧性，整个曲子是心潮起伏，肖邦一生的苦都在里头。”

德彪西进入了王国维“无我之境”

傅聪认为，德彪西的音乐更多的是“无我之境”，就如王国维的那种境界。傅聪在弹德彪西乐曲的时候最放松，德彪西的音乐真的是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。他说：“我想这是唯一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演奏德彪西的音乐时，就可以放松，就是说好像跟我文化的根完全是合为一体的。”傅聪认为德彪西的音乐就像中国诗里的无我之境，如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，又如“浩浩风起波，冥冥日沉夕”。“那种拟人化的，把人变成了帆，有点儿‘寒波淡淡起，白鸟悠悠下’的感觉，是无我之境和物我两忘的境界。”傅聪说。

傅聪谈西方音乐，满眼是中国诗人

1970年傅聪在香港应《纯文学》月刊之邀，谈论西方音乐时，就曾说：“贝多芬像杜甫，舒伯特像陶渊明，莫扎特像李白，后期的莫扎特又像庄子。肖邦却是李后主，完全是李后主。”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都有了，从庄子的哲学到李后主的江山，傅聪的西方音乐版图里布满了中国的诗人。

视觉中国　供图

2

傅雷认为傅聪愈来愈喜欢莫扎特、斯卡拉蒂、亨德尔，“大概也是由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气质”。在1962年2月6日的信中，傅雷说：“在精神发展的方向上，我认为你这条路线是正常的、健全的。你的酷好舒伯特，恐怕也反映你爱好中国文艺中的某一类型。亲切、熨帖、温厚、惆怅、凄凉，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思默想：爱人生，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，高蹈、洒脱、遗世独立、解脱一切等等的表现，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以来的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吗？而这些因素不是在舒伯特的作品中也具备吗？”

傅雷在家书中与傅聪谈论西方音乐家，说肖邦的音乐有‘非人世的’古典浪漫主义气息，“这一点近于李白”。看来爷儿俩的感觉略有分歧，但是喜欢给西方音乐家在中国诗人中寻找知音，是傅聪从父亲那里学来的，家书中这样的内容比比皆是，更强化了傅聪的这种思维方式和音乐感知习惯。

傅雷曾问过傅聪：“你对文学美术的爱好，究竟对你的音乐学习有什么具体的帮助？”

傅聪回答：“最显著的是加强我的感受力，扩大我的感受范围。往往在乐曲中遇到一个境界，一种情调，仿佛是相熟的。事后一想，原来是从前读的某一首诗，或是喜欢的某一幅画，就有这个境界，这种情调。也许文学和美术替我在心中多装置了几根弦，使我能够对更多的音乐发生共鸣。”

赫赫有名的赫尔曼·黑塞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也是一位音乐鉴赏家，他听了傅聪的演奏会，成了傅聪的粉丝。他专门给傅聪写了一封信——《致一位音乐家》，表达了他的欣喜之情，信中说：“聆听您演奏时，我想象一位来自东方的人士，当然不是傅聪本人，而是我幻想出来的人物。他像是出自《庄子》或《今古奇观》之中。他的演奏如魅如幻，在道的精神引领下，由一只稳健沉着、从容不迫的手所操纵，就如古老中国的画家一般，这些画家在书写及作画时，毛笔挥洒自如，仿佛吾人在极乐时刻所经历的感觉。此时你心有所悟，自觉正进入一个了解宇宙真谛及生命意义的境界。”可见，黑塞对傅聪评价甚高。

据说，黑塞亲自把这封信打印了一百多份，情不自禁地分发给知心朋友，和他们分享这种美妙的感受。正是傅聪演奏中所蕴含的东方气质，特别是古老东方文明的精神和西方音乐的完美结合，吸引了这位文学巨匠。

3

中国传统艺术意境在傅聪钢琴演奏中的恰切高超的表达，能得到西方严苛乐评家的高度评价，赋予其‘钢琴诗人’的美名，是与其父亲傅雷对他的熏陶分不开的。

傅聪读到小学五年级时，傅雷便把他‘撤回’家里，用‘私塾’的方式，从孔孟、先秦诸子、《国策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世说新语》中自选教材，亲自施教，为傅聪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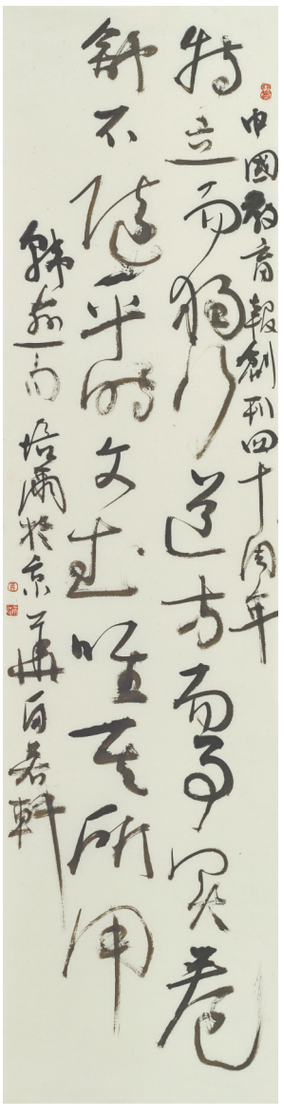
1954年1月17日，傅聪到波兰学琴。1月18日，傅聪走后的第二天，傅雷便开始给儿子写信，直到1966年9月3日。父子持续10多年的书信往来，有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的细节描绘，有人情世故交往礼仪的用心指点，有金钱收支有度的经验传授，也有家庭生活夫妻相处的温暖叮咛，但是更多的主题，是对音乐与人生、音乐和文化关系的深入探讨。虽然远隔重洋，又处于极端的国内环境下，这位怀有‘赤子之心’的大翻译家仍源源不断、历经千难万苦坚持给海外的游子输送故乡文化的营养。

2020年12月28日，傅聪因新冠肺炎在英国逝世，享年86岁。我们永远没有机会欣赏傅聪的现场音乐会了，幸好我们还有《傅雷家书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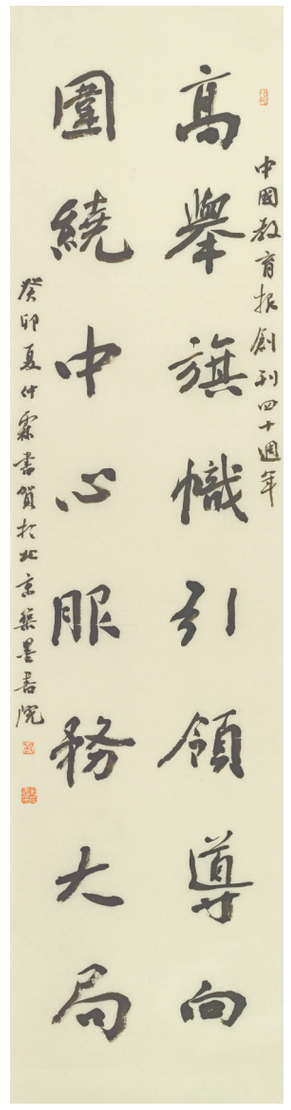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系北京市大峪中学特级教师）

中国教育报创刊40周年
（1983—2023）

同行



《中国书法》杂志主编
朱培尔　书


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
程仲霖　书

◎教师文苑·教思小札

语言是存在之家

李春鸣

洪禹平发表《误尽苍生是语文》的那一年，我刚毕业从教，在乡下教初中语文。那时乡下信息闭塞，我也不知道洪先生的这篇文章，只知道闷头教书，并坚信我的语文课可以给孩子们带来别样的人生感悟。谁料到乡下教育底子薄，孩子们的语文功底普遍差，一篇作文交上来，往往错别字连篇。我就只好把我的情感熏陶、思想改造等高大上的教育理想先放在次要位置，从纠正错别字入手。

孩子们写错别字，当然主要是教材上的字词没能好好掌握的缘故，但是有时却也是方言影响造成的。比方说，孩子们写的“狼母猪”，我就告诉他们，这是方言，读白了字，应该是“老母猪”。孩子们一般也能接受。可是有些方言，我给出修改建议后，孩子们并不认可。比方说“花里沟”，我一看就知道孩子们写的是路边的小水沟，可是我说改成‘小水沟’，别说孩子们反对，我自己都觉得没味道了，一下子就把我们心中乡村路边水沟的韵味全破坏了。我就问孩子们，这个词如果就用方言，到底应该是哪几个字。孩子们讨论得空前热烈，有的认为就是‘花里’，因为他们觉得路边小水沟大都掩映在花草丛中。也有的认为是‘哗哩’，因为他们觉得那小水沟淙淙的流水声就是这个样子。虽然最终没有定论，但是这给我很大触动——意义远大于纠正错别字。我一下子感受到我们的语言对于我们的思想情感多么重要，你总要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字词来表达你内心的感觉才好。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，你就没有忠于自己的内心，而你寻找语言的过程就是进一步走向自己内心的过程。

几年后，我离开乡下学校去北师大读研，学的是语文学科教学。我看到了当年洪禹平写的文章，那么语文真的误尽苍生吗？我不想去讨论这个问题，如果只是单纯地被他愤激的态度激怒，也就看不到他的良苦用心了，毕竟那些年语文教学的碎片化，考试题的标准化，都是问题。再扪心自问，我有没有为了考试而机械地教学？肯定不能说没有。但我也知道做好自己才最重要，我教语文至少是在教孩子们用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想，这总无可厚非吧？

接下来我接触到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，对于这种高深而又令人头晕目眩的哲学，我向来是敬而远之的。但我却意外发现，海德格尔有句话“语言是存在之家”，真的是太合我意啦！

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我也不管它本意是什么，我只谈我的认识。如果你把语言理解为工具，你是无法理解这句话的精妙的。工具就是现成地摆在那里、随时供人根据需要拿来使用的东西。这种语言工具观把人和语言的关系相互外在化了，好像语言是在人之外的，人也是在语言之外的，但语言显然不是这种东西。海德格尔说：“语言是人与生俱来就存在于其中的东西，人就在语言中，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存在，人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，也只有在先于他的语言的引导下，才能理解自我和世界。”当年我在乡下学校课堂上的那些关于字词使用的讨论不正是如此吗？那些认为乡村路边的小水沟是“花里沟”或“哗哩沟”的，他们都各自找到了与自己内心相匹配的语词，或花草簇拥，或流水潺潺，那才是他们心目中的“沟”，他们在语言中找到了自我心理上的归向。所以对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我至少认可这句话——语言是存在之家。

这以后，凡是见到对语言不敬畏还搞语文教学或文学创作的人，我都会在心里看低他。因为这种人对于忠于自己内心的事都如此随意，甚至不以为意，他还有什么可以被尊重的呢？

（作者系安徽省寿县第一中学教师）

◎审美课堂

“非遗”昆曲与“非遗”教育

陈均

如果从明代嘉靖隆庆时期的魏良辅算起，昆曲的历史已有近五百年。万历年间，昆曲进入宫廷，成为宫廷艺术。帝制时代结束后，昆曲存留于民间，被视作古典艺术。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进程里，昆曲的命运几经沉浮，处于一种‘衰而未绝’的境地。2001年5月18日，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第一批‘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’（以下简称‘非遗’）项目。2005年，中国政府开始了‘非遗’的体制化与社会动员，昆曲作为中国第一项世界‘非遗’艺术，处境大为改观，获得了迅速发展。从宫廷艺术到古典艺术再到‘非遗’艺术，概念的变化意味着昆曲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变化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昆曲观念的转变。

“非遗”的含义指向‘濒临灭绝’和“保护传承”。昆曲成为‘非遗’后，前者描述昆曲的处境，激发了国家及全民的文化危机感；后者则是针对昆曲的措施，涉及国家治理及文化政策。此前，国家对于戏曲的政策以创新为主，但也存在抢救、保护的声音。昆曲成为‘非遗’之后，借由‘非遗’概念，保护传承的话语获得了支持，并在激烈争辩的话语场里逐渐占据优势。与此同时，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运作，结合了“非遗”话语，提出了‘全本”原汁原味’等昆曲制作方式。诸多新旧观念随后被整合为‘复古即创新’的文化观念，在昆曲领域获得了主流话语位置。国家“非遗”体系的探索与逐步建构，譬如各级‘非遗’部门的建立、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、传承人制度的创设与推行，对昆曲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。譬如，因昆曲曾是‘国剧’，现今仍分布于中国的多个区域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及设立，对昆曲的地域观念及发展产生了影响。传承人制度也是如此，因为昆曲分为清曲与剧曲，传承方式也有剧团、戏校、社会等途径，技艺包括表演、乐器、道具制作等各个方面，这些都给传承人制度的实施提出了新问题。

昆曲的校园教育，一般以1917年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吴梅讲授词曲，并在学生社团音乐研究会传授昆曲为起点。昆曲校园教育不同于昆曲剧团的传承，一方面带有专业特点，如‘清曲’的传承与研究，另一方面又具有业余性，是昆曲爱好者、赞助者与支持者的圈层。百年间，昆曲校园教育绵延不绝，主要依托于学生社团的小圈子。2009年，随着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巡演及影响的扩大，白先勇与叶朗发起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，并于次年创设公选课‘经典昆曲欣赏’：“经典昆曲欣赏”课程探索了一种昆曲校园教育的新模式，即以学校教学体制里的公选课程为中心，通过著名昆曲艺术家及学者的讲座与示范，让昆曲‘小白’得以接触并体验“昆曲之美”。在课堂外，则通过昆曲工作坊让学生更为深入地学习与了解昆曲。在课程作业的设置上，鼓励学生将昆曲与创意结合起来，设计昆曲文创作品，并且可以通过短视频、翻译、剧本、非虚构写作、数字人文等方式完成作业。这门课程已持续13年，在北大具有良好口碑，被称作‘神仙课程’。

在昆曲校园教育里，“经典昆曲欣赏”课堂是昆曲艺术与学生受众相遇的场所。围绕着技艺的展示与知识的养成，昆曲艺术家、学者与学生处于同一个共振场，进行着昆曲艺术的传承与传播。在白先勇的推动下，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大学、苏州大学都曾设立昆曲传承计划，开设昆曲课程，形成海内外多地联动的昆曲校园教育网络。其他高校开设的昆曲、京剧或其他艺术的公选课程对此模式也有所借鉴。2018—2020年间，教育部推动建立了106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，其中有一所昆曲传承基地、两所京昆传承基地。在传承基地的规划与标准里，包含公选课程、工作坊、对中小学与社区的传播等措施，大大拓宽了昆曲校园教育的影响范围。

作为昆曲校园教育的另一标志，校园版昆曲的演出也得到了重视。譬如，2017年至2019年北京大学策划北京16所高校和1所中学组成的校园传承版《牡丹亭》，2020年至2021年同济大学策划江浙沪高校参与的学生版《长生殿》，2021年北京大学与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、巴城镇组织全国10余所高校学生参与的高校版《牡丹亭》，都展示了这一被称作‘将观众跨界升级为演员’的方式，是昆曲校园教育的新途径。

随着国家对‘非遗’传承与保护的重视，“非遗”教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话题。譬如，在国际上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‘非遗’教育作为推动‘非遗’保护的新途径。2023年的‘哈佛中国教育论坛’专门开设了‘非遗’教育分论坛。在国内，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成为高校里新的本科专业。在北京大学一次关于“非遗”教材的调研中，全国有303个从事‘非遗’教育的高校机构参与问卷调查。昆曲是中国第一个世界‘非遗’项目，也是较早引起社会关注的‘非遗’教育类型。从昆曲校园教育的实践来看，在传统的戏曲教育之外，如何展示‘非遗’的特性，将‘非遗’与校园文化的各个层面相融合，将会给‘非遗’教育提供新的经验与实践。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）